



我们在这里成长

□章雯妍

每每想起刚进卷包车间的情形,心底都能有一丝感慨。因为那时的我们还很无知,就像一棵刚出土的小草,没有经历任何风霜的洗礼。而今,我们在卷包成长起来了,有了独立的思想,有了创新的观念,有了与时俱进的步伐。其实,变化存在我们每个人身边,两年的时间一定会让我们在某个位置、某个角度变化着。

同样,一个生产班组的心路历程一路走来也是不断成长的过程。我们都是在卷包车间的呵护下渐渐成长。都说卷包车间是一个大舞台,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作为一名技术人员的自豪,也可以找到作为生产一线一员贡献最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的确,卷包车间这一组组设备技术是一比巨大的无形财富,需要我们不断的专研、学习、思考,而我们现在作为一组组设备的挡车工,所能领悟到的也只是设备技术、结构等方面的皮毛。真正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,我们在这个技术之路上还很漫长。技术上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,也需要前辈和师傅的不断教导。同样,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维修师傅,从他工作中的一言一行,我更加深刻的明白凡事必专研,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。宝剑锋从磨砺出,平常和父亲的交谈中,明白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每天循环往复的日常工作,更是从工作中体会、感悟一些道理。这样,工作不再乏味,人生不再孤单。

如今,加入卷包这个大家庭已经有快两年了,的确成长了不少,谈不上成功,的确在许多方面都有成长,这也印证了一句话,人可以不成功但决不能不成长。这些和一直以来工作经历、班组氛围以及工作环境是分不开的。谈及卷包甲班,我有着一份说不尽道不完的情感掺杂其中。除了感谢领导的培养,师傅的诚心,父亲的教导,还要感谢卷包让我时时刻刻成长起来。

从最初的不适应到现在的熟练,从最初的陌生到现在的熟悉,这一切都和成长分不开。回顾一年多以来的种种,仿佛如一场电影一样闪过脑海,失败、尝试、再失败、再尝试、再到适应,这些复杂的情感堆积成一年以来的完整变化,可以说我们真的在成长。而且还在继续成长。我将带着一份感恩的心伴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继续前进。



□金闻

在京派内画壶代表性传承人刘守本的家里,陈列着雕漆、景泰蓝、玉雕等各式手工艺品,“生在天子脚下,皇城根旁很自豪,我们从事的是打着京城文化烙印的事业,老北京题材给了我很大的创作空间。”内画壶是北京土生土长的手工艺品种,刘守本坦言,内画鼻烟壶创作技巧很容易,重要的是手艺人的修养和美术基础。

作为叶氏第三代传人,刘守本却说自己年轻时绘画基础不好,常常仿老,

那淡淡的烟草香

□小吴

上世纪 70 年代初,物资匮乏,农村以抽自家种植的旱烟叶居多。院子里抽旱烟的大伯大叔不少,父亲也抽旱烟,且烟瘾特别大,因此,农家小院里经常弥漫着淡淡的旱烟味。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淡淡的旱烟香味,别样的醇、特有的香。每当大人们抽旱烟的时候,我便坐在旁边,时不时学着大人的样子帮他们卷上一支,装入旱烟斗锅,催大人们快抽。

尤喜夏日夜晚,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院子晒场上纳凉。大伯大叔们纷纷拿出自己调制的烟叶让大家分享,品评谁的烟叶调制得好。大人们品旱烟,说家长理短,议论农事,展望收成。随着烟雾升腾,笑声朗朗,劳作一天的疲惫、相互间的隔阂、生活的艰辛、心中的不快也都烟消云散,剩下的只是刻在满上的坚毅、已然恢复的精力和心中对未

光明的彩衣——火花

□燕赵

火花,即火柴商标,火花一词,据说是来自唐代诗人苏味道的《观灯诗》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”。有些国家对火花一词叫法不同,如“火柴商标”、“磷票”、“火柴贴画”、“火柴画片”等。火花这一漂亮的名字是各种不同说法的统称。

1827 年英国克里夫兰郡的史托克登公司出品的“约翰·沃克”版火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火花。约翰·沃克是英国药剂师,他于 1826 年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摩擦火柴。为了纪念他在火柴发明上的杰出贡献,就把世界上第一枚火花称为“约翰·沃克”牌,火花上印有他的头像。她比世界上第一枚邮票“黑便士”的问世还要早 13 年。1879 年我国的民族资本家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创办了中华第一家火柴厂,所生产的“舞龙”牌火柴商标,即是我国第一枚火花。

火花在类别上可分为普通火花、纪念火花和特种火花三大类。但又可细分为广告火花、旅游火花、彩票火花、宾馆火花、配烟火花、香烟火花、棋牌火

刘守本:画鼻烟壶挑战心力

到 50 岁才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壶嘴只有豆粒大小,小小的鼻烟壶以方寸之地呈现偌大画面,其制作工艺在民间甚至有“鬼画壶”的说法,称绘画者化身为狐仙,到鼻烟壶内部去作画。刘守本却说,内画壶并没什么神秘,技巧也不算高超。能为名人、政府首脑画肖像,是很多行内人热衷谈起的话题,刘守本却不以为意。他不标榜吹嘘,也不故弄玄虚,只把自己的成就归结于老北京文化的滋养。

鼻烟壶起源炼丹小药瓶

吸鼻烟的习俗,源自烟草发明者印第安人。意大利人大约在 14 世纪选用上好的烟叶、掺入薄荷、冰片等药材碾成粉,密封入窖,历经数年生产出商业化的鼻烟。

明朝末期,鼻烟从欧洲传入中国,到了清代顺治年间,有人用原来炼丹使的小瓶子装鼻烟,之后慢慢发展出了专门的鼻烟壶。到了雍正、乾隆时期,皇帝在鼻烟里掺进名贵的药片,赏赐给底下的人,这东西就在京城一带流行起来,有“饭可以不吃,鼻烟不能不闻”的说法。清朝嘉庆年间,一位南方的年轻画家叫甘恒,将小钢珠、石英砂和少量的水灌入鼻烟壶内,来回摇动,将壶内壁磨砂,再以弯钩竹笔在内壁作画,现发现甘恒最早的壶作于 1816 年。“造办处”和“御窑厂”制造出大量的御用内画壶。据故宫文献记载,在查抄清代大贪官和坤的家时,就抄出各类鼻烟壶 1400 多件。

我国历朝历代都有代表性的艺术品,要说最能体现清朝时代特征的手工艺品,非鼻烟壶莫属,也是当年八旗子弟手中竞相炫耀把玩的袖珍器具。

怎么画都有外国人买

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盼。或许这就是当时大多数农民消除烦恼、释放压力、鼓舞斗志最好的消遣方式了。天上的繁星眨着眼睛,与地上大人们旱烟斗锅里忽暗忽明的火星交相辉映,半空飞舞的萤火虫也不甘示弱,提着蓝盈盈的灯笼到处乱蹿。

稻田里蛙声一片,时而一两只低唱浅吟,时而众蛙鼓腮合鸣,或激昂或欢快;草间虫鸣轻声细语,时断时续,小心翼翼,让人难辨东西;树上蝉叫宛转悠扬,时而舒缓,时而急促。无忧无虑的我靠着父亲席地而坐,父亲不时挥动长长的旱烟斗为我驱蚊赶蚋。其实父亲多虑了,蚊蚋本来就怕薰旱烟燃烧产生的烟雾,我躲在烟雾缭绕的父亲怀里,它们自然是不敢来叮咬我的。

靠着父亲的胸,枕着父亲的腿,看空中月亮皎洁,数天上繁星无数;聆田间众蛙鸣,辨草丛孤虫低吟;闻烟味之醇香,享父爱之温馨;猜山外世界的模

我 1943 年生于北京,16 岁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厂,先是做了两年珐琅,1960 年跟着第一代鼻烟壶匠师叶仲三的儿子叶晓峰、叶奉祺学艺。叶家技艺主要集中在传统人物上,叶晓峰在继承叶氏内画壶上比较全面,叶奉祺的主要成就在绘制古月轩(始于清代康熙年间,以珐琅彩在玻璃胎上施以彩绘,经高温烧制而成)。我以画传统人物为主,兼工动物、山水等。

在作品的人文性和个性化方面,能够称得上顶级的还是处在清末民初的第一代内画人,也就是我师傅的师傅叶仲三以及周乐元、马少宣、丁二仲等人。在他们之前,没有艺人能在鼻烟壶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与此前品评鼻烟壶的材质和造型不同,那时人们欣赏内画和欣赏书画作品一样,要看是谁书画的、内容题材……

我学艺时,内画鼻烟壶属于国家的保留行业,京城画内画的一共只有 6 人,卖到国外非常受欢迎,怎么画都有人买。

很多珍贵内画壶被毁

那个时代,人们没有保护意识,一些画质模糊不清的旧壶,直接涂了旧画,再面上新画,没有考虑到它们的艺术性。这些旧壶,很多出自周乐元、马少宣等名家之手,现在再想看看前辈的作品都很难了。

而国外却非常重视内画壶文化,外国人收藏的中国古董,第一是瓷器,第二就是鼻烟壶。他们专门在 1968 年成立了国际中国鼻烟壶协会,总部在纽约,每年都办年会。我参加过两次,曾在英国一位收藏家乔治·布洛赫家里看到,金字塔式的橱窗里陈列着千余件鼻烟壶,有玉壶、玻璃壶、象牙壶、铜壶、瓷壶甚至石壶,才发现原来在书里看到的那些好壶都

样,绘幼稚理想的轮廓。那感觉特惬意、特幸福。闻着淡淡的烟草香,听着人、蛙、虫、蝉弹唱的催眠曲,不知不觉进入了梦香。怎么回家的,怎么上床的,一概不知。梦里腾云驾雾飞上了九天云霄,和嫦娥姐姐一同喂食天上的玉兔。醒来却发现自己实实在在地躺在自家床上,父母亲已经早早上地干活去了。

渐渐地,农村变得富裕起来,院子里的大伯大叔们也都不再吸食旱烟了,卷烟成为了人们的新宠。而父亲却好似对旱烟情有独钟一般,始终不肯放下那跟随自己多年的旱烟杆,这其中的原因我是知道的,不是旱烟好抽,也不是卷烟不好,而是我们家境拮据。整个院子里唯独我家出了两个高中生,我在县城的一中,哥哥在另一个乡镇的二中,家里要供我和哥哥两个学生读书,还要供养腿有残疾的奶奶,又哪里会有闲钱给父亲买卷烟呢?尽管父母日出而作日落

而息,我家的房子却依然破旧,父亲也依旧吸食着自家种植的旱烟,只是院子里那醇香的旱烟味淡了许多。高中毕业后,我和哥哥相继参加了工作,父亲却因积劳成疾,身体每况愈下。父亲病重,再也不能吸烟了,为了让我 and 哥哥安心工作,父母没有惊动我们,只是请医生开了两剂中药。每当烟瘾发作时,父亲便摸着心爱的旱烟斗暗自发呆。每次回家,虽然闻不到那淡淡的旱烟味,但看到父亲瘦削的身体,依然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,依然觉得父亲的胸膛很宽广,肩膀很厚实,是我足够的支撑和依靠。

一向顽强的父亲最终没有经受住病魔的侵袭,50 多岁便离我们而去了。那一刻,我知道从此再没了父亲,没了那如山的父爱,没了那可依靠的胸膛。取而代之的,只有无尽的思念和那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、掺杂着父爱的烟草香。(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烟草公司)

之“微型百科全书”。随着广告业及高层经济的迅猛发展,许多商家也纷纷看中了“火花”这一价廉实用、广告效果却极佳的宣传阵地,竞相在上面大做文章,各类广告专用火柴便应运而生,争奇斗艳,令人目不暇接。但这些专用火柴,多以赠送为主,不在市面出售。盒面上除印有产品或服务内容、企业标识、广告语之外,有的还不忘印上邮编、地址、甚至电话号码。广告火花一般设计别致新颖、印制精美,而且由于画幅较小,构图很耐人寻味。如有一套香皂广告火花,分开来六枚各一体,向你推荐几种类型的香皂,拼在一起,竟又成了一帧完整的新广告,画面上半躺着一位美丽的少女,上有一句广告词:“今年二十,明年十八”,构思奇巧,别有一番情趣。有些广告火花上还配有著名的书画艺术,做到雅俗共赏,令人爱不释手。

现在,火花收藏在世界排名仅次于集邮。全球最早的火花团体是 1906 年成立的“日本磷枝锦集会”。而我国最早的火花社团成立于 1984 年。由无锡的

在他们家。这人前年去世,好多东西都拍卖了。

差点在巴黎露怯

内画鼻烟壶只是鼻烟壶的一种,一般用半透明料器制造,也有高级的用水晶、玛瑙、翡翠等,虽说用玻璃也可以内画,但好的水晶画出来的烟壶更润且发亮。

它的工艺是用一根前端带钩缠很毫的长笔,蘸上墨或颜料伸到口径很小的鼻烟壶内壁作画。在镜体上作画不像宣纸,一泼墨就不能涂,内画整个过程中若出现错误,可以用棉花蘸水涂改。对外人而言,有一种神秘性,笔怎么能伸到豆粒大小的瓶里画出乾坤呢?这是一种技艺,久而久之熟能生巧。内画鼻烟壶创作没什么神秘之处,入门很容易,技巧也不算很高超,重要的是手艺人的修养和美术基础。

虽说没什么高超的技巧,但内画对人的眼力和心力要求很高。上世纪 90 年代,我们去巴黎参加活动,由当时北京市第一副市长带队,那时巴黎是一个大区,我们赠送给他们区长的肖像壶是在北京就画好的,背面空白。带队领导说,“开幕式那天我写几个字,你把它写在壶背面。”

当天在表演场地,北京市副市长和巴黎区长入场后,我拿出鼻烟壶,巴黎区长看见上面是自己,很高兴。当时北京市副市长题了几个字,我正要写,发现坏了,场地里光线不够,笔伸进去根本看不清,两位领导站旁边,我就已经很紧张了,又有很多记者围着拍照,我流了一脑门子汗。于是,我偷偷对副市长说:“我拿回去再好好写写行吗?”市长拿过来看了一眼说,“写得很好嘛。”当场装盒送给巴黎区长。后来一想,他不懂中文,写成什么样他也看不出来。

而息,我家的房子却依然破旧,父亲也依旧吸食着自家种植的旱烟,只是院子里那醇香的旱烟味淡了许多。高中毕业后,我和哥哥相继参加了工作,父亲却因积劳成疾,身体每况愈下。父亲病重,再也不能吸烟了,为了让我 and 哥哥安心工作,父母没有惊动我们,只是请医生开了两剂中药。每当烟瘾发作时,父亲便摸着心爱的旱烟斗暗自发呆。每次回家,虽然闻不到那淡淡的旱烟味,但看到父亲瘦削的身体,依然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,依然觉得父亲的胸膛很宽广,肩膀很厚实,是我足够的支撑和依靠。

一向顽强的父亲最终没有经受住病魔的侵袭,50 多岁便离我们而去了。那一刻,我知道从此再没了父亲,没了那如山的父爱,没了那可依靠的胸膛。取而代之的,只有无尽的思念和那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、掺杂着父爱的烟草香。(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烟草公司)

张筱敬倡议并组织。中国火花收藏界的鼻祖当属民国时期的集藏大师钱化佛,他被世人誉为“中国玩火花第一人”。而目前中国收藏界的火花首富当推“扬州第九怪—季公火佛”季之光。在过去的近 50 年里,他痴迷“花途”,多方寻求,终于集得世界各地各种火花 140 余万枚,已跻身世界火花收藏界的前三名。

火花虽好,收藏需要学问。业内人士认为,收藏火花应当侧重某个时期或某个专题,切忌贪大求全,一概收之。由于火花设计发行的随意性,百余年来,中国各火柴厂家所发行的火花不计其数,世界各国的火花就更难以计数,如果毫无选择地收而藏之,势必会造成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。

目前,国内“集花人”一般都将中国早期火花和“文革”火花作为收藏、研究和投资的对象,而很少集外国火花。这是因为国外早期火花距我们已经久远,来源本来不易,加上又经过了一场场时代变迁,许多火花已成为珍品,这其中的“子母花”,更是凤毛麟角,要想收藏有很大的难度。

我为爸爸买黄金叶

□新华

爸爸是一个厚道的农民,农闲时就外出打工,一出去就是几个月才回来,用打工的辛苦钱贴补家庭生活。爸爸一直抽廉价烟。可每次爸爸外出干活前,总会买一包黄金叶烟放在口袋里。当年,小小的我曾经好奇地问妈妈:“爸爸为什么买了黄金叶烟自己不抽?把它放进袋子里呢?”妈妈看着爸爸扛着行李越走越远的身影。笑微微地说:“你爸爸干活累了就要抽一支烟提神的,他一天要抽很多支烟的。”年幼的我不明白。又问:“既然爸爸干活时要抽烟提神,还要抽很多烟。为什么还要把黄金叶烟放在口袋里,不自己抽呢?”妈妈犹豫了一会儿回答:“你爸爸是舍不得抽黄金叶烟啊!他要用黄金叶烟孝敬他的工头。这样工头才能给他干活的机会”。我说:“那爸爸咋不当工头呢?妈妈又笑着说:“你爸爸咋当工头?你小孩子懂个啥!男人出门在外,口袋里没有好烟,那个啥样子,别人会笑话的。你爸爸黄金叶烟放在口袋里,遇到他的工头或工友就敬上一支,就为个体面。”

听了妈妈的解释,半懂不懂的我在幼小的心灵里牢牢记住一层含义:烟是男人的面子。黄金叶烟最有面子!

爸爸每次扛着行李回家,口袋里也有一包黄金叶烟。他到家后就把黄金叶烟抽出来,发给我家里看他的亲戚朋友。每当爸爸把黄金叶烟派给别人,并亲自为别人点上火燃起烟后,爸爸都是一脸满足的笑容。妈妈也在旁边陪着笑,一直笑到眼泛泪光。可爸爸,自己还是抽廉价烟。我奶声奶气地向爸爸保证:“等我长大了,我会买好多好多的黄金叶烟给你抽!”

多年后,我考上了大学,爸爸艰辛地供我到大学毕业。我在城里跌跌撞撞闯了几年,最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,收入不错。我终于决定回到久违的故乡看看,并买一条黄金叶烟送给爸爸。

我山一程,水一程赶到家乡,已是傍晚时分。夕阳的余晖洒满熟悉的农家小院。爸爸正披着金色的斜晖坐在门框上抽烟呢。看我回来,爸爸雷地就站起身来。喊了声:娃他妈,孩子回家了!然后就奔向我,接过我手里的东西把我推进屋里。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,用围裙一直擦着手。笑里带泪的说:我这几天老是脸发烧,就感觉你该回家了。

我把黄金叶烟递给爸爸。他接过去嘿嘿地笑。然后就左右端详着那条黄金叶烟,嘴里发出啧啧的赞叹。他又颤抖着手,拆开一盒烟,拿出一支,深深地嗅了一下,然后点燃,意味深长地吸上一口。一面吸烟,一面把那包拆开的黄金叶烟握在手里往外走,一直走出了农家小院。我奇怪地问妈妈:爸爸这是要到哪里去?妈妈看着我说:“他还能去哪里?他这是要到村头的老榕树下,那里聚的人多,他是去给乡亲们分发你买回来的好烟,显摆显。”

我望着爸爸的背影,忽然感到爸爸苍老了许多,脊梁已弯曲。身体比以前瘦弱,他举手吸烟和吐出来的雪白的烟雾在夕阳里扩散的影像,在我脑海里定格。给了我一种满足感……我忽然鼻子一阵发酸。在心里默默说:爸爸,我保证以后天天让您抽黄金叶烟。